

征稿：〈海韻〉文藝副刊歡迎來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# 拜謁杜甫草堂

張永軍

在一個細雨濛濛的初夏，去拜謁杜甫草堂，別有一番情致。此次我們參與的「蜀地六日游」旅行團，最後一天坐晚上十點多的飛機返程，白天自由安排。大多數人都去了青城山、都江堰甚或寬窄巷、武侯祠，唯有我們一家選擇了杜甫草堂。兒子剛被錄取為國家部委公務員，一家人都沉浸在喜悅之中。我們想藉著這次旅行，一起放鬆一下。兒子自小很自律，大學和研究生學的都是「985高校」的計算機專業。研三上半年，他說自己打算報考國家有關部門，不想去外企或其他央企、國企發展，儘管那樣各方面待遇會更優渥。我和妻子都非常支持他的選擇，甚至對于他有這份情懷而感到欣慰。

煌煌九百餘卷、決決近五萬餘首的《全唐詩》中，最令我動容更或尤其「情動于中而形于外」的詩句，似乎惟推《茅屋為秋風所破歌》中的「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！風雨不動安如山。嗚呼！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，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！」杜老在自身困迫時卻能推己及人，由自己的不幸聯想到天下人的不幸，並甘願捨一己之身救助天下寒士，此志何忱、此德何厚？或許，這也正是我們在匆匆旅途中，捨卻其他著名景點而拜謁杜甫草堂的致因。

踏入草堂，雨絲細密如簾，輕輕落在青瓦上，發出簌簌的聲響。穿過草堂正門，迎面便是工部祠。細雨在青瓦上織就

半透明的簾幕，簷角的銅鈴懸著千年風霜。祠中香火繚繞處，杜老半身銅像的面容被歲月磨得溫潤，褶皺裡彷彿還藏著「致君堯舜上，再使風俗淳」的熱忱。兒子在旁側的紀念品櫥櫃，選購了一套《杜工部集》。他笑著和我們說：未必好看，就想在此收藏一部，說不定到時還會放置在工作櫥櫃裡。我笑著打趣：一會兒再淋上草堂的雨，就更有紀念意義了。

出了工部祠，沿著蜿蜒的小徑前行，兩旁草木蔥蘢，「雨洗涓涓淨，風吹細細香」，在雨水的滋潤下愈發顯得生機勃勃。不遠處，一座古樸的建築映入眼簾，那便是柴門。柴門雖簡陋，卻透著一股質樸的氣息，彷彿在訴說著當年杜甫在此生活的點滴。浣花溪就從柴門前淌過，水面浮著細碎的雨花，溪畔菖蒲新綠未艾，幾尾紅鯉正銜著花瓣溯游而上。我拉著妻子和兒子蹲下身，提議都在溪水裡洗一下手，共同沾沾詩聖的靈氣。「浣花溪之水清兮，可以潤我筆；浣花溪之水濁兮，可以厚我意。」我一邊洗一邊自我陶醉。妻子白了我一眼，哂道「班門弄斧」。兒子說「尚可尚可」。妻子嗔說「就會給你爹戴高帽」，我回她「這叫父子天性」，兒子連忙接了句「母子連心」……雨絲斜斜穿過竹梢，在溪面織起一層薄薄的霧氣，我們觸碰水面後的漣漪蕩漾開，不知是否驚動了在草叢中的白鶲，它們的翅膀掠過水面時抖落的雨珠，恰似《江畔獨步尋

花》裡遺落的平仄。不知千年後的我們，是否為這些永恆的詩篇裡增添了新的註腳？

茅屋景區就在近在浣花溪旁。溪水之上，橫跨著一座小巧的石橋，石橋歷經歲月的洗禮，佈滿了青苔。我牽著妻子的手，兒子陪在旁邊，輕輕走過石橋，彷彿穿越了時空，回到了千年前的那座草堂。幾間茅草屋錯落有致地分佈在庭院中，周圍種滿了各種花草樹木。茅屋的牆壁有些斑駁，屋頂上的茅草也已有些稀疏，但依然能讓人感受到當年的風雨或寧靜。推開吱呀作響的木門，屋內擺放著一些簡單的傢俱，一張木桌，幾把木椅，還有一張簡陋的床鋪。泥牆上掛著蓑衣斗笠，草蓆上散著幾卷詩稿偽品。平心而論，我無法相見當年杜甫在此讀書、寫詩甚或與友人暢談的情景。但我撫摸著粗糙的土牆，掌心似乎觸到千年未干的潮濕。

走出庭院，望著遠處的雨景，我忽然有種莫名的感觸：古今的雨，殊無二致，但聽雨、觀雨的人卻因心境際遇的不同而別生感觸，它經由心靈的過渡、情感的設色，映見的已不再是純粹、簡單的飄風時雨。從天上掉下的是雨，落下來濺起的是心聲。從同一件事中，會引發不同的認知和慰藉。落下的雨，路過的風，未嘗不是結緣的警示、會心的探望。兒子站在我身旁，回望雨中的草堂，連說「不虛此行」。雨勢漸密，我們來到碑亭避雨。我

和兒子一起欣賞「茅屋歌」碑刻，妻子忙著為我們擦去額頭、臉頰上的雨水。我側了一下頭，兒子的目光正摩挲著被雨水浸潤的碑刻，我能感到他的眼神正沿著「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」的凹痕遊走。恍然間，雨珠在青石上洇出的深色紋路，恰似當年杜老在夔州揮毫時，墨汁在粗紙上暎開的軌跡。其實，我心裡早就清楚兒子為何提議要在就職前來此一遊——那些在國考中完成的申論作文，終究要在這樣的雨聲中，與某些古老而神聖的靈魂完成秘而不宣的對接。

雨漸漸停了，陽光透過雲層灑在草堂的大地上，為整個草堂镀上了一層金色的輝暉。花草樹木上的水珠在陽光的映耀下，閃爍著晶瑩的光芒。我們繼續在草堂中徜徉，感受著這裡的寧靜與祥和。此時的草堂，彷彿是一個遠離塵世喧囂的世外桃源，讓人的心靈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淨化。

臨離開時，妻子提議我們在草堂影壁前合影。妻子居中，兒子左手把《杜工部集》托在胸下，右手挽著她。《杜工部集》的書頁在雨中微微捲曲，像要飛走的白鵠。我回望茅屋方向，雨後中的霧氣與雲色纏綿交織，彷彿杜老剛剛放下揮毫的竹筆，正倚門目送我們這些千年後的造訪者。

當返程的機翼掠過錦官城上空時，我望向舷窗外漸遠的輝煌燈火。雲層中的雨滴折射著星光，恰似無數透明的廣廈正在天地間悄然生長。妻子頭枕著我的左肩，開始進夢鄉。我看了看兒子，他已經開始翻閱《杜工部集》。閱讀燈的光暈裡，他年輕的面龐與泛黃的詩頁彼此浸潤。我忽然感覺：此刻所有的風雨都成了遙遠的韻腳，在時光的平仄中，某個關於家國天下的對仗正在悄然成型。

## 花開的聲音

桂雨峰

馬路邊的稻穀，被飛揚起的塵土壓彎了腰，像極了那些為了生活低頭趕路的人們。往山裡走，空氣逐漸清澈起來，綠色在陽光下變得透明，彷彿在這裡，呼吸都帶著青草的甘甜。山風穿過密林，樹葉沙沙作響，像是一個巨大而又天然的篩子，濾去了空氣中無數的塵埃，也濾去了塵世間所有的煩惱。

我踏著輕快的步子登上山頂，進村時，我踩著自己的雙腳，又在草地上蹭了蹭沾滿泥漿的鞋底。雙手習慣性地插進大衣口袋，這個動作讓我想起老電影裡的偵探——裏著風衣穿行在人群中，卻始終像個透明的影子。轉過池塘拐角時，隱約聽見有人在議論什麼，似乎與我有關，又似乎並無關係，這些我不在意，就像往常賣菜時那樣，只是低頭整理著菜攤，周圍的喧鬧聲便自動消了音。

經過那口古老的泉洞時，我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。洞口黑黢黢的，什麼也看不清，只感覺絲絲涼涼的風，裹著水波撞擊岩石的聲音，從洞口逃了出來。我睜起眼睛，經過短暫的適應之後，我看到了凌晨三四點的星空。無數點深藍色的光芒，在水面和石壁間肆意蕩漾，像是誰把收集到的星光撒了進來。

記憶深處突然泛起了幽藍的月光，像是多年沉澱的水流石，在這一刻裡浮現在我眼前。那是樹木時候的事？七歲？還是八歲？

記憶已經模糊得像是這洞口的霧氣，只留下那道神秘的藍光，在巖壁上幽幽顫動，像是一輪沉入水底的月亮。

那時的山洞還沒有階梯，只有一道陡峭的斜坡，像是巨人用斧頭劈開的一道傷口。我站在洞口猶豫了很久，最終還是沒敢往下走。而此刻，我卻像被某種力量牽引著，毫不猶豫地邁出了腳步。

洞裡的黑暗很濃重，巖壁上滲出冰冷的水珠，在指尖留下冰涼、清冷的觸感。我橫著身子，背靠著參差不齊的石壁緩慢地向下移動，每一步都要在濕滑的地面上反覆試探。聽著洞穴深處的水聲越來越大，在石壁的作用下，最後竟匯聚成了轟鳴的聲勢。有那麼一瞬間，我甚至懷疑自己穿過了這座大山，進到了一個沒有陽光普照，只有無邊黑暗的地底世界。

這是山裡人賴以生存的天然水井。每日清晨，來挑水的人都會在洞口排起長隊，扁擔上的鐵鉤與木桶碰撞出的叮噹聲，與人們攀談耳語的交談聲互相交融，這個場景彷彿比集市還要熱鬧。而在大旱的年頭裡，氣氛就會緊張，遠近幾個山村的村民都會來到這裡聚集，當那些小的泉眼斷流之後，這裡的水流就會成為所有人關注的焦點。我小心翼翼地探身往外看，我彷彿是懸在了水面之上，在激盪的水波中，一股帶有泥土和苔蘚味的水汽充盈著我的鼻腔，並不時地在腦袋裡迴響，這感覺讓我感

到眩暈。這麼深的井，他們不怕失足掉落下去嗎？我忽然羨慕起這份從容與勇敢。

老人們常說，這溶洞是通著長江的。洞有多深，水就有多深，太陽曬不到的地方，泉水就一定不會乾涸。記得一年的夏天，父親又說起爺爺的事。那是一年大旱，爺爺天不亮就去排隊取水，回來時，一棵野草絆了他的腳，半桶水灑在了乾枯的草間，一個二十來歲的小伙子，就那樣坐在路邊，抱著那半桶水大哭起來，直到回到家裡，臉上還掛著眼淚。

洞裡的寒氣漸漸滲入骨髓，我搓了搓手臂起身離去。出了洞口向東而行，地勢徑直上揚，一個陡峭的階梯突然橫在眼前，膝蓋又開始隱隱作痛。遠處，一個褪了色的拱門上幾個銹跡斑斑的大字，在陽光下顯得格外的陌生。山上小學——在這上學的幾年裡，我竟從未走過正門。

我攀上石壁，在靠著山牆的一間教室外坐下。教室裡傳來熟悉的聲音，內容卻讓我坐立不安，那是我從未學習過的知識。石壁上垂下來的竹子在搖晃，像是在向我招手。我隔著玻璃向裡張望，黑板上是我看不懂的算式，我仔細地端詳著上面的每一個字，希望自己能從中窺探出其中隱藏的秘密。

突然，操場上的鈴聲驟然響起，緊接著是桌椅磕碰的嘈雜聲。裡面急促的脚步聲，讓我猛地彈跳起來，往山上跑去，身後傳來刺耳的喊叫聲和咯咯的歡笑聲，不用回頭我也知道，沒人會認出這個倉皇而逃的背影。

要不了多久，她們也會明白：當沉重的菜籃子，壓彎了腰身，灰蒙蒙的天空下，田野也將陷入沉默的世界；當把熟騰騰的飯菜，從鐵門的縫隙間遞進房間時，那些妝容明艷的姑娘們，也會陷入無邊的黑夜；當老舊的自行車，在摩托的轟鳴中敗下陣來時，斷裂的鏈條就像突然崩斷的青春一樣慘烈……

要不了多久，她們也會明白這些，即便她們不曾走過那樣的黑夜！

草叢中，幾株凋零的老虎花還在那裡倔強地挺立著，光禿禿的莖桿，像外婆瘦骨嶙峋的手指。這讓我想起那頭在十八彎山路上踱著貓步的豬——如今那條蜿蜒的小路上，竟已蔓延出了一片花海。

離開學校，我沒有回家，也不想回去，我討厭那股子藥味，它讓我喘不過氣來。以前，家裡沒有藥味時，我每天都會背著書包，翻過一座又一座的山，遲到有什麼要緊，所有人都不在乎。此刻，我又踏上了那條熟悉的山路，當我累了想歇腳時，忽然想起了老人們常說的狐仙故事，隱約裡，我聽到了自己的名字在山谷間迴盪。谷口的風越吹越急，我不由加快了脚步，轉個彎，朝那另一座山腰的廟宇走去。那裡濃郁的檀香，總能讓我安心。

我跪在褪了色的蒲團上，仰望著慈眉善目的佛像，她彷彿為了眾生在微笑，又彷彿在為眾生而哭泣，她懷著慈悲的心，與我做了短暫的對視。母親是虔誠的，但她依然病倒了，佛龕前的地面也很乾淨，我注視著香客在上面踩出的凹痕，遲疑片刻後，我還是俯身磕了個頭。

閉目誦經的主持微微抬眼，目光如蜻蜓點水般在我身上掠過的同時，敲響了銅磬，然後又閉上雙眼，繼續敲打她的木魚。在銅磬厚重而又悠長的餘音、佛珠碰撞的清脆聲和木魚沉悶的咚聳聲中，我推開了廟門。

夕陽下，狗尾草像是鍍了一層金邊，我站在它們的中間，風穿過山谷，沙沙之聲猶如山野在我耳旁低語，我忽然意識到，在那些漆黑的夜裡，我並不孤獨。那些無人傾聽的話，山野也早已記下。此時，我幼小的身軀，站在高高的石壁上俯瞰整座山谷，我彷彿聽到了千萬朵狗尾巴花——同時綻放的聲音。

## 秦嶺深處有老屋

倪磊

家中老屋坐落於秦嶺南麓的山脚下，面前是一條穿村淌過的小溪流、背靠一座名為「金花坪」的高山。古人講「山南水北為陽，山北水南為陰」，算來我家這棟面朝溪水、背靠青山的老屋當屬陰坡。

老宅所處的屋場叫「鐘場」，早年間太公辦了個打鐵的小作坊，主要鍛造一種名為「鐘」的農具（安裝在犁的下端，用來翻土的三角形鐵器），屋場的名頭便是由此得來。

太公是有用，不僅打鐵的手藝在十里八鄉出了名，蓋起房來也是一等一的好手。家中老屋就是從太公手上蓋起來的：和泥壘磚、伐木改板老人家都是親力親為，因而家中的老屋格外結實，一磚一瓦、一牆一縫都十分考究，牆面的零星裂紋似是講述著百年間的風雨滄桑事。

老屋是北方常見的「土牆黑瓦斗拱頂」樣式，整體主調為黑、黃二色。房簷下零星懸幾根鐵絲，秋收的時候用來掛苞谷、有時也掛辣椒，金黃的苞米和火紅的辣椒共構出莊稼人如花的笑顏。拐角木樑之上有一新建的燕子窩，巢內幾隻雛燕唧唧喳喳叫得正歡，屋頂的黑瓦鱗次櫛比向遠方蔓延而去，瓦縫中生出的小草隨著微風悠悠晃動秘密。

斑駁的黑漆大門如老人的面龐般飽經滄桑，經年的風吹日曬使得漆面大都脫落，門墩上的一對石獅子也被時光斑駁模糊了樣貌。從正門進入就到了堂屋：正中位置供奉著「天地君親師」的牌位，下方有一蟠龍小香爐和四色乾果盤置於大方桌上，左右兩側各有一把太師椅。

兒時我時常坐在上面玩耍。一旁的樓梯連通到閣樓之上，家中的老黃貓時常在上面磨爪子，久而久之梯身之上縱橫交錯佈滿了深淺不一的爪印。

堂屋的右側一朱漆小門通往父母臥室，大紅的漆門櫃和梳妝台使得房間看起來格外溫馨，作為出嫁之時從娘家帶來的嫁妝母親尤為鍾愛，時常用抹布擦拭灰塵，日頭好的時候也會將嶄新的花棉被和大紅枕頭取出晾曬。

一旁搭著蚊帳的床是我出生的地方，兒時我常在上依偎於母親懷中，聽她講述久遠的故事。

祖父與祖母住在後頭房，房內陳設不多，只有一張大床和幾件老式傢俱：床下密密麻麻鋪滿了曬乾的麥秸稈，此間離後簷最近因而潮濕，墊上麥稈可以防潮，躺著也如置身雲端般舒適軟和。床頭的高低櫃裡裝著祖母納的千層底布鞋，其中給我做的最多，一針一線滿載母對孫兒的寵溺。

天花板上細鐵絲吊一小竹筐，裡面裝著天麻和毛栗，因為怕潮濕生蟲便也懸在了高處。古樸的小軒窗上糊的紙張早已皺褶泛黃。

窗外是一片草坪，零星有小樹苗生出來，這裡曾是松鼠和麻雀的樂園。

右手邊的裡間房平日裡不住人，只是逢年過節家中來了客人才臨時支一小床，大多數日子都做儲物間用，牆角位置齊整地碼放著各色農具：鋤頭、鐮刀、鐵鋤等依次排列開來，木質把手因長期使用的緣故早已被磨得光滑包漿，在燈光的映照下似是打了一層蠟。中間的位置有塊一米見方的木板格擋，下方是紅薯窖，冬天冷的時候就把紅薯、洋芋、南瓜等怕凍的蔬菜存儲其中。

灶房是獨立開來的廈子房，案板上陳設著年代久遠的瓷盤，裝飾盤身的花卉幾近磨光，一側如古董般的大黑碗是有些年頭的老物件兒了。正中的灶台上外側是一口小鍋，平日裡給人做飯吃；內側是一口頭號大牛頭鍋，專門用來給牲畜煮料。兒時的印象中祖母時常佝僂著身子在灶台上烹調美食，我如同饑嘴的貓兒緊貼祖母身後，剛出鍋的紅薯丸子拿起一粒塞入嘴中，結果被燙得哇哇大哭的場景至今仍歷歷在目。

後來我們舉家搬到了城裡，農村的老屋便再無人居住。往日裡平坦齊整的大場而今也長滿了雜草無處下腳，房內的各式傢俱不知何時早已蒙上一層厚灰，漆門櫃和梳妝台的顏色也不復初時那般鮮艷，樓梯和小軒窗的四周密密麻麻掛滿了蜘蛛網，往日的歡聲笑語卻猶在耳邊蕩漾。

秦嶺深處的老屋歷經風雨滄桑走過百年，如一位靜默的世紀老人緩緩講述一路走來的崢嶸歲月，它承載了祖孫四代的記憶，其中有我回不去更忘不掉的點滴童年。

## 文藝副刊

海韻

